

名樸論考

昭城題

朝世厚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新登字 05 号

白 朴 论 考

胡世厚 著

---

责任编辑 袁 健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郑州晚报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30 千字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199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000 册

---

ISBN7—5348—0662—3/1·263 定价 9.00 元

# 序

王季思

我国旧有“词者诗之余，曲者词之余”之说，戏曲不被重视，有些重要的戏曲家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例如关汉卿，根据《录鬼簿》，我们只知道他字“汉卿”，至于名叫什么，则无从查考。和关汉卿等人一起被称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要算是个幸运者。我们不但知道他名朴，字仁甫，号兰谷，而且知道他的确切生年。白朴的父亲《金史》有传，与著名文学家元好问是好朋友。这使我们对白朴的生平、身世有了更多的了解。

胡世厚同志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白朴的生平和创作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探索，得出了一些可取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元曲研究的一个新的贡献。

大家历来知道白朴祖籍隰州（今山西河曲），后一度流寓真定（今河北正定）。胡世厚同志根据大量资料，考知白朴的父亲白华自1215年中进士后，一直携家眷在汴京（今河南开封）任官，因而断定白朴在汴京出生，他的幼年是在兵荒马乱的汴京渡过的，一直到七岁，方随元好问北上。这个问题的解决，对研究白朴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显然很有意义。

关于白朴的卒年，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胡世厚

同志逐一加以分析，认定他的《水龙吟·丙午秋到维扬途中值雨甚快然》一词中的“丙午”即1306年，从而得出白朴当卒于1306年以后的结论，这是比较可靠的。

历来研究白朴的杂剧，都以《梧桐雨》和《墙头马上》为重点，很少提及《东墙记》。现存《东墙记》在杂剧创作上不能跟《墙头马上》、《梧桐雨》相比，是否白朴原作值得怀疑。胡世厚同志认为“《东墙记》在流传、演出过程中，确实有后人改动过，但不能因此就断定它不是白朴的原作”。并进而对《东墙记》的思想和艺术进行了全面分析。这种探索精神是可贵的。以前不少研究者认为，《东墙记》有蹈袭、剽窃《西厢记》之嫌。我在《西厢记叙说》中曾提到，王实甫的时代要稍迟于关汉卿、白朴。胡世厚同志进一步认为，具体地讲，“白朴的年代和他的戏剧创作时期，都早于王实甫二、三十年”。如果今存《东墙记》如为世厚同志所说，确为白朴原作的话，那么，对于《东墙记》和《西厢记》之间的关系，就该倒过来看了。胡世厚同志就是这么看的。他认为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

白朴可能是受董解元说唱文学《西厢记诸宫调》的影响，并与之抗衡、争胜而创作杂剧《东墙记》的；王实甫是在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借鉴了白朴的杂剧《东墙记》而创作《西厢记》的。

今后学者在进一步讨论问题时，不能不考虑到胡世厚同

志的这个独得之见。

白朴的名剧《梧桐雨》，写唐明皇李隆基与妃子杨玉环的爱情故事。这个戏的思想倾向如何，历来众说纷纭，胡世厚同志重点分析了剧中主人公李隆基的形象，认为这是一个“荒淫、昏庸、腐朽而又富有人情的封建皇帝形象”；认为作品的主题是：“通过唐玄宗宠幸杨贵妃的悲剧，深刻地揭露和鞭挞了骄奢淫逸、昏庸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形象地揭示了封建王朝盛极必衰的历史发展规律，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敢于抗击叛军，共赴国难的爱国精神。”这与其他同志的看法相比，又有一些独到之处。

胡世厚同志还对白朴杂剧的艺术成就进行了分析、概括，对白朴的散曲作了全面研究，对白朴的六首词作了系年工作。这些都或多或少地补充了前人的不足。从这些文章看，作者对白朴的创作确实下了全面探索的工夫。

搞学术研究贵在勤奋，重在坚持。胡世厚同志担任繁重的行政工作，还能抓住一个专题，努力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他的成果即将结集出版的时候，我乐于写这么几句话，表示个人读后的一点感受，并向读者介绍他的成就。

# 目 录

序 .....	王季思(1)
白朴传略 .....	(1)
论白朴的杂剧《墙头马上》 .....	(8)
论白朴的历史悲剧《梧桐雨》 .....	(20)
论白朴的杂剧《东墙记》 .....	(32)
试论《流红叶》与《箭射双雕》 .....	(45)
白朴和他的杂剧 .....	(51)
论白朴的散曲 .....	(79)
一曲心灵剖白的歌——评白朴词《天籁集》 .....	(91)
试论白朴拒仕元朝之因 .....	(110)
白朴六词系年 .....	(118)
白朴杂剧佚作考 .....	(130)
关于白朴的籍贯 .....	(137)
白朴卒年考辨 .....	(145)
关于白朴生平的几个问题 .....	(157)
也谈白朴 .....	(164)
白朴世系考 .....	(166)
白朴交游考 .....	(180)
白朴年谱 .....	(234)
跋 .....	(276)

## 白朴传略

白朴，原名恒，字仁甫，又字太素，号兰谷。祖籍隰州（今山西河曲县东北）。金哀宗正大三年（公元1226年）生于金朝的首都南京（今河南开封）<sup>①</sup>。后流寓真定（今河北正定）、建康（今江苏南京）。父亲白华于金宣宗贞祐三年（公元1215年）中进士后，便离开故乡隰州，到京师（今开封）做官，初为应奉翰林文字，累迁为枢密院判官，右司郎中。朴，是白华的仲子，幼年同父亲居住在开封。金哀宗天兴元年（公元1232年），蒙古军队挥戈南下，进犯开封，京师粮尽援绝，金哀宗出奔，白华奉命随驾。第二年，金朝西面元帅崔立投降蒙古，京师陷落；蒙古军队在京城大肆劫掠王公大臣的妻女，白朴的母亲也被劫罹难。当时，京师久被围困，粮尽民饥，蒙古将领苏布特“以汴多饥民，下令纵其北渡就食”<sup>②</sup>。在蒙古军队的驱赶下，年幼的白朴，既无父亲照顾，又“仓惶失母”<sup>③</sup>，只好随被蒙古军队拘管的父执元好问出京，北渡黄河，到山东聊城<sup>④</sup>，后又至冠氏、真定。这次战乱弄得白朴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给朴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伤痕。朴从此不食荤腥，人问其故，回答说：“俟见吾亲，则如初”。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是金代著名的文学家。他饱尝了战乱的痛苦，激起了强烈的爱国思想，不仕蒙元，专门从事著述，特别致力于金代史料的搜集、整理<sup>⑤</sup>。元、白两家本系世交，有通

家之好，两家子弟每举长庆故事（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常以诗文相往来。白朴寄养在元家，好问把他看做亲生子侄一样，爱护备至。朴生病，“遗山昼夜抱持，凡六日，竟于臂上得汗而愈”。朴随好问读书，“颖悟异常儿”，在好问的精心教导下，学业日进。蒙古太宗九年丁酉（公元1237年），白华由襄阳北归，曾有诗谢好问：“顾我真成丧家狗，赖君曾护落巢儿。”不久，白华父子卜居到滹沱河北岸的真定，依史天泽。金代以律赋策论为科举取士的科目，这时金虽亡，科举也废，但白华看朴少有大志，因而悉心教子读书，并仍以“律赋为专门之学，而太素有能声，号后进之翘楚”。未几，白朴“生长见闻，学问博览”。朴虽然已离开元家，但好问却非常关心朴的成长，每次经白家，一定要询问朴的学业，给予指点，曾赠诗说：“元白通家旧，诸郎独汝贤。”由此可见好问是非常喜爱器重白朴的，而白朴的成长也确实倾注了好问的心血。白朴的学业、世界观的形成以至后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成了著名的文学家，都与好问的教导和影响分不开。

白朴志向宏大，希望通过科举的道路登上宦途。但是，由于蒙元长期不举行科举，使白朴出仕的希望成了泡影，因而便把自己所学，转向文学创作。当时的真定，是北曲兴盛的地方，戏曲演出极为活跃，出了许多知名的杂剧作家，象侯克中、李文蔚、尚仲贤、戴善甫、史樟等，白朴与侯、李、史是好友，交往甚厚，后来徙家金陵，仍与李有书信往来，诗文互赠。白朴弱冠之后，便在真定以博学多闻、才华出众而负盛名。蒙古海迷失称制二年（公元1250年），二十五岁的白朴离开真定游历燕京，出入青楼，留连勾栏，结识书会才人关汉卿等，交往勾栏著名歌伎天然秀，为她们撰写杂剧剧本，并赠词给她们<sup>⑧</sup>。曾“得青楼，薄幸名”<sup>⑨</sup>。这期间，白朴的志向兴趣转向了文学创作，他把自己的才华、学识、感情都倾注到杂剧中。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居住在真定的中书左丞相史天泽看上了他的才华，想推荐他到元朝作官。朴



“再三逊谢”，情愿“栖迟衡门”，潜心创作，过“嘲风弄月”，“放浪形骸”的生活。但是，他与当时蒙元的权贵也有交往。象中书丞相史天泽、军民万户蔡国公张柔、真定路总管府总管贾文备等，并有称颂之词遗送给他们<sup>⑦</sup>，这是当时知识分子不易回避的。这说明他生活的环境是复杂的，思想是矛盾的。在真定，他写过不少词、曲，但主要从事杂剧创作。从现在所能看到的文字记载，看不出他创作杂剧的年代，但从上述情况看，他大部分的杂剧作品当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灭南宋统一中国。第二年，五十五岁的白朴离开了长期居住的北方，迁居到金陵（今江苏南京）。从此优游岁月，无所事事。他日常与友人游山玩水，饮酒赋诗，“用示雅志”，以娱晚年。这时，他的朋友又推荐他出仕元朝，他便赋词，以“老来退闲”，“怕机事缠头不耐烦”，“对诗书满架，子孙可教，琴尊一室，亲旧相欢”，“鱼鸟溪山尽往还”为由，婉言回谢。这一时期，他游历了江南的都会重镇、名胜古迹，写了大量的词曲。这些词曲既反映了他怀念故国家园、不满现实的情绪，又反映了他“今日有酒今日醉，且尽樽前有限杯”<sup>⑧</sup>，“人生何苦奔竞，勘破大槐宫”<sup>⑨</sup>的悲观、厌世的消极思想。白朴的晚年就是这样在与诗酒为友的闲散生活中度过的，大约活了八十多岁，于元成宗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以后不远去世<sup>⑩</sup>。后因子弟居官，赠其为嘉议大夫，掌礼仪院太卿<sup>⑪</sup>。

白朴生活的年代是蒙元初期，这是蒙古王朝军事统治时期，统治者把人民分为蒙、色目、汉、南人四等。对人民特别是汉人、南人实行极为野蛮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使社会变得空前黑暗和恐怖。历来居于清高地位的文人学士，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下降到娼妓乞丐之间，成了臭老九，即所谓七娼、八妓、九儒、十丐。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里，白朴与他的家庭虽然一直受到蒙元权贵的特殊照顾，政治地位依然是很高的，生活上也是很优裕的，但

他毕竟历经丧乱，目睹过蒙元残酷统治的现实，他的精神也是很苦闷忧郁的。他虽然因时代的黑暗而有隐居山林、不问政治、忘情世事的思想，但是作为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又不愿意沉默。然而蒙元统治者是不允许人民说话的。《元史·刑法志》明文规定：“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面对这样黑暗严酷的现实，白朴既不能直抒其胸中的愤懑之意，又不能缄口不言，为了避免触犯刑律，陷入法网，只好拿起艺术之笔，借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传说的男女爱情故事，来隐喻、批判黑暗的现实，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愿望。

白朴，是作为一个著名的戏剧作家而载入文学青史的。据元钟嗣成《录鬼簿》和明清之际李玉《北词广正谱》记载，白朴一生共写了十六部杂剧<sup>⑥</sup>，流传下来的仅有《裴少俊墙头马上》、《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董秀英花月东墙记》三个杂剧和《韩翠颦御水流红叶》、《李克用箭射双雕》两个杂剧的残曲。从白朴的现存杂剧来看，题材较为广泛，既有历史题材，又有反映社会生活、爱情方面的题材。他继承了我国古代的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以犀利和热情之笔，通过对历史事件和男女爱情故事的描写，批判了封建统治者的昏庸无能、荒淫无耻，鞭挞了封建礼教、封建制度的残酷无情、不合理，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灾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黑暗；另一方面，歌颂了反对战乱、维护国家统一的英雄人民，赞美了追求和向往纯真爱情的男女青年，包括久禁深宫、精神极为痛苦的嫔妃宫女，体现了人民的愿望。特别是他塑造人物、巧妙构思情节、细腻描写心理活动的艺术技巧，以及优美清丽，朴素自然，富有文采的语言，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使他在元初剧坛享有盛名。元钟嗣成《录鬼簿》把白朴排在前辈才人一百五十六人中的第二名，仅次于关汉卿；元明之际的贾仲明在《录鬼簿》吊马致远的《凌波仙曲》中说马“共庾（吉甫）白、关老齐肩”；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在“古今群英乐府格势”中列

了一百八十七人，白朴名列第三；清末民初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中说：“元代曲家，自明以来，称关马郑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诣论之，宁称关白郑马为妥也。”由此可见，历代评论家对白朴杂剧的评价是很高的。白朴的杂剧，如与元代其它作家的整个创作相比，无论就思想性还是艺术成就来说，白朴的元曲四大家的地位是当之无愧的。如果排座次，他应是排在关汉卿、王实甫之后的居于第三位的杰出的戏剧作家；他的剧作应是我国珍贵的古典戏曲遗产。

白朴不仅是著名杂剧作家，也是著名的散曲作家和词人。他一生写的词曲很多，留传下来的词有一百零五首，收在他的好友王子勉作序的《天籁集》中：散曲有小令三十六首，套数四套，由清初杨友敬掇拾，名为“摭遗”，附于《天籁集》后。这些词曲，多是抒发他怀念故国、寄情诗酒山水、“玩世滑稽”的感情的。这些词曲是白朴坎坷一生的真实写照，是我们今天研究白朴生平和思想的重要资料。他的词曲，思想内容多是比较健康的，艺术技巧是很高明的。元王子勉在《天籁集序》中称赞他的词“辞语遒严，情寄高远，音节协和，轻重稳惬，凡当歌对酒，感事兴怀，皆自肺腑流出”。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评论白朴的散曲：“俊逸有神，小令尤为清隽。”白朴的词曲确实写得很美，既清新自然，又清丽俊美。正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的“高华雄浑，情深文明”，堪与元代著名散曲作家马致远、张小山的散曲媲美。

白朴和历史上其他著名作家一样，都有自己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反映在作品里，自然也是精华与糟粕杂糅相间。他的杂剧《墙头马上》，就是既有鲜明的反封建的思想倾向，又流露有封建门第观念和功名利禄思想。所以，我们既要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又要扬弃其封建性的糟粕。但是，白朴作品的民主性的精华、艺术上的成就是主要的，作品中的缺点、糟粕，只不过是白玉微

瑕。白朴的杂剧，对后世戏剧创作影响很大，象元代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就受其影响，清代洪昇的传奇《长生殿》就是在其《梧桐雨》的基础上创作的。《墙头马上》至今仍活跃在戏剧舞台上。至于他与关汉卿开创的元曲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及他精湛娴熟的艺术表现方法，对后世戏剧、小说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今天，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我们应该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批判地继承这笔灿烂的文化遗产。

①《金史·白华传》：“白华，字文举，隰州人。贞祐三年进士。初为应奉翰林文字。正大元年，累迁为枢密院经历官。……六年，以华权枢密院判官。七年五月，华真授枢密院判官。”白华中第后一直在京师做官，而白朴生于正大三年（公元1226年），正值华在京做官，故写朴的出生地为河南开封。

②见《续资治通鉴》卷一六七理宗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

③见元王子勉《天籁集序》。后面引文未加注者，皆出自此序。

④见《元遗山文集》：《四月二十九日出京》诗、《五月三日北渡》诗和《清真观记》。

⑤《元遗山文集》中的《与桓判白兄书》：“惟有实录一件，只消亲去顺天府一遭，破三数月功……此书成虽溘死道边无恨矣！”

⑥白朴《天籁集·沁园春》题云：“监察师巨源将辟予为政，因读嵇康与山涛书契于予心，就谱此词以谢。”

⑦白朴《天籁集·春从天上来》题云：“至元四年，恭遇圣节，真定总府请作寿词。”

⑧白朴《天籁集》有游历燕城、汴梁、顺天等地的记载。

⑨见《录鬼簿》吊赵子祥《凌波仙曲》。

⑩见元夏庭芝《青楼集·天然秀》。《天籁集》中亦有多首赠乐工歌妓之词。

⑪见《录鬼簿》吊白朴《凌波仙曲》。

⑫见《天籁集补遗》《阳春曲·知几》。

⑬见《天籁集》《水调歌头》之六。

⑭《天籁集》《水龙吟》题云：“丙午秋，到维扬，途中值雨，甚快然。”

丙午，系元成宗大德十年，即公元1306年。白朴此时尚游维扬，其卒年当在此后不远。详见拙作《白朴卒年考辨》，载《文献》1981年第九辑。

⑮见《录鬼簿》。

⑯曹林亭刊本《录鬼簿》载，白朴创作杂剧有十五部，计《秋江风月凤凰船》、《鸳鸯筒墙头马上》、《萧翼智赚兰亭记》、《唐明皇秋夜梧桐雨》、《韩翠攀御水流红叶》、《董秀英花月东墙记》、《祝英台死嫁梁山伯》、《楚庄王夜宴绝缨会》、《苏小小月夜钱塘梦》、《薛琼月夜银筝怨》、《唐明皇游月宫》、《汉高祖斩白蛇》、《阎师道赶江》、《泗水亭长》、《崔护谒浆》。《北词广正谱》著录有《李克用箭射双雕》。

一九八三年四月

# 论白朴的杂剧

## 《墙头马上》

白朴的杂剧《墙头马上》，是元代的四大爱情喜剧之一，是我国古典戏曲的优秀作品；它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以其出色的成就，在我国戏剧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墙头马上》的基本情节是：墙头看花的李千金与马上买花的裴少俊相爱，自主结合，私奔长安；两人在裴家花园同居七年，被裴父发现拆散，后来少俊应试得官，裴父到李家赔礼，方得团圆。其主题思想是：通过裴李爱情故事的曲折描写，热情地歌颂了男女婚姻自主的合理性，猛烈地抨击了戕害青年身心的封建礼教，鲜明地表现了青年追求理想爱情与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



《墙头马上》的主要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一组鲜明而典型的人物形象，而尤为突出的是女主角李千金。李千金是皇帝宗室洛阳总管的千金小姐，“志量过人，容颜出世”，但受着封建礼教的禁锢，个性倍受压抑，久锁深闺不能出三门四户。三月上巳，良辰佳节，洛阳城的王孙士女，都到郊外玩赏去了，而千金却只能和梅香到后花园赏花。这是作者给千金安排的典型环境。千金不满意封建家庭给她安排的命运，赏花时触景生情，抒发了“耽阁的

女怨深闺”的苦痛和怨恨。这时，她突然隔墙看见了一个身骑白马的风流俊俏的书生裴少俊。梅香劝“小姐休看他，倘有人看见”。千金却毫不掩饰自己的爱慕之情，直率地回答：“咱待要暗偷期，咱先有意，爱别人可舍了自己。”当她念罢少俊表示爱情的诗简，便将心许裴，立即复简，约裴当晚幽会。千金毕竟是大家闺阁少女，当梅香逗她要简帖儿送给老夫人时，却又惊慌害怕。这是符合生活真实的。但是，千金看中了心上人，就无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毫无顾忌地主动追求，这种大胆、坦率的性格是很鲜明的。当她听说少俊要跳墙过来时，就连忙告他：“这一堵粉墙儿低，这一带花阴儿密。”真是胆大而又心细。

与少俊幽会的事，被佣妇李嬷嬷看破，千金为了爱情，先是不惜自己主子的身分跪在嬷嬷跟前，恳求放他们逃走，遭到了拒绝。千金便据实陈说并夸赞少俊“比画眉郎多气概。”嬷嬷斥责梅香勾引少俊，千金却勇于承担责任，说嬷嬷“枉骂她偷寒送暖的小奴才”，作此事“是这墙头掷果裙钗，马上摇鞭狂客”。自己作事，敢作敢当。这胸怀是多么坦白、直率。嬷嬷进一步恶言恫吓，还要送官问罪。千金这时却毫不畏惧，针对嬷嬷的威吓，慷慨陈词，为他们的正当结合辩护，说“龙虎也招了儒士，神仙也聘与秀才，何况咱是浊骨凡胎”。进而要解下搂带裙刀，以自杀相威吓。这一招，倒真吓得老于世故的嬷嬷手足无措。她从个人利害考虑，如果千金真的被逼自杀，那么“亲的则是亲，若夫人变了心，可不枉送了我这老性命”。于是她又反转过来提出两个办法跟千金商量，让千金任选其一。千金却毫不犹豫地回答：“嬷嬷，只是走的好。”千金这时想的只是爱情，只是个人的终身幸福，什么封建礼教、三从四德，也就无所顾忌了。她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大光明的，合情合理的，所以便果断地抛弃了家庭和父母，同少俊一起私奔长安。在这场尖锐的斗争中，敢于蔑视封建礼教的李千金战胜了维护封建礼教的李嬷嬷，获得了胜利。如果千金的意志稍微

软弱一点，听从命运的安排，不去针锋相对地斗争，那么她和少俊的爱情就会被扼杀在襁褓之中。

千金随少俊到了长安裴家，藏在后花园，过了七年“不明白好天良夜”，生下一双儿女。千金对这种囚禁似的隐居生活不满意，希望改变这种精神受压抑、行动不自由的状况，早离书舍。但是，千金又非常珍视这分靠自己努力争得来的爱情，宁愿让这样不明不白的生活长久下去，生怕“老相公撞将来”，拆散他们的幸福家庭。所以，她的思想是矛盾的。当老相公真的突然撞将进来，发现了她和一双小儿女时，她缺乏精神准备，显得惊慌害怕，老院公也为其撒谎遮掩。然而，老相公抓住不放，寻根问底。千金看此情难以掩盖，就向公爹公开承认：“妾身是少俊的妻室。”裴父一听勃然大怒，不问清红皂白，就辱骂她是“娼优酒肆之家”、“与人淫奔”，并凶狠地要把她送官治罪。在震怒的公爹面前，她并没被吓倒，既不亮明自己是李世杰女儿的身份，也不提她和少俊曾有婚议，而是坦然大方，据理抗争。她不仅申明自己的婚姻正当，合情合理，并非耻辱之事，而且还竭力维护少女的人格，理直气壮地申辩：“谁识他歌舞台榭，甚的是茶房酒舍。相公便把贱妾拷折下截，并不是风尘烟月”。“是和非须辨别”。少俊在父亲送官治罪的威吓下，要写休书休弃她，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是她料想不到的，这对她精神上是个很大的打击。然而千金理智清醒，一方面责备软弱的丈夫，另一方面主要是谴责她的公爹“拆开我连理同心结”。戏到这里矛盾冲突白热化，达到了高潮。裴父引经据典责骂千金是淫妇，与人私奔败坏风俗，“做了个男游九郡，女嫁三夫”。千金针锋相对，毫不示弱地说，“我则是裴少俊一个”。裴父恼羞成怒，搬出封建教条，训斥驱赶千金。千金根本不把这些封建说教放在眼里，又用“这姻缘是天赐的”给顶了回去。这些铿锵有力的语言，给了裴父当头一棒。专横暴戾的裴行俭被驳斥得理屈词穷，就要起花招，拿“石上磨玉簪”、“井底引银瓶”的难



题来刁难她。千金明知裴父设的是“陷人坑千丈穴”，“偏教我水底捞明月”，但她还是怀着一线希望，忍气吞声地磨簪系瓶，结果瓶坠簪折，被残暴狡猾的封建礼教的卫道士裴行俭逐出了裴家门，一对自主结合的美满婚姻活活地被拆散了。千金含着悲愤的泪水，怀着满腔的怨恨离开了裴家，但没有半点儿奴颜婢骨相。在狠毒的裴行俭的淫威下，在婆婆象蝎子蜇了一样的丫丫叫声里，软弱的丈夫大气不敢出，而千金却不害羞、不畏惧，勇敢地斗争，严正地回击，始终坚强不屈。真是可钦可佩！

千金被逐含恨回了娘家，并不懊丧，仍是坚强不屈地生活下去。她怀念一双儿女，牵挂少俊。后来，少俊真的一举状元及第，做了洛阳县尹，特意前往总管府寻求千金重续归好。这骤然而来的新情况，搅乱了千金的思绪，使她积聚多年的怨恨象喷泉似的倾泄了出来。她怨恨少俊懦弱，“读五车书会写休书”，她痛恨婆婆“无那子母情”，公公“怎肯相怜顾”。少俊不识时务，洋洋自得说他如今得了官，希望以此使千金认夫。而千金却不是那种禄蠹之辈，根本不买他这洛阳县尹的账，辛辣地嘲讽他“你待结绸缪，我怕遭刑狱”，你父“枉教他遥授着尚书，则好管教着那普天下的姻缘簿”！并且用裴父曾经辱骂她的话回敬少俊，说什么“做眷属，枉坏了少俊前程，辱没了你裴家上祖”。最后竟然愤恨地奚落起来：“恁母亲从来狠毒，恁父亲偏生嫉妬”，“做事糊涂”，“替儿嫌妇”。真是以牙还牙，骂得痛快。就这样，少俊碰了一鼻子灰，被拒绝了。后来，裴尚书得知李千金是皇帝宗室洛阳总管李世杰的女儿，就亲自带着夫人、孙儿孙女，牵羊担酒，来向她当面陪礼，乞求媳妇相认。千金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休了我，我断然不认。”最后，端端、重阳抱着母亲，苦苦哀求，并以死相威吓。娇儿娇女的哭泣声，软化了慈母的心，千金出于母爱，这才饮恨相认。这时，曾经杀气腾腾、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在倔强的千金面前完全屈服了。你看，裴尚书喜出望外，连